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後樂集卷十[illegible]

奏議

宋　衛涇　撰

奏舉王覿之趙肯通[illegible]後孫格何遲彭耕趙公

括佳口[illegible]福重東京[illegible]運元徐价乞賜審察擢

[illegible]閣[illegible]陶士道曾[illegible]資材樂[illegible]材之道當考實跡臣承

乏汝故間寄首慶已是三年前此並未敢輕於舉賢蓋

欲遲之於久參之於衆密加考察庶得其實今蒙恩易
鎭行且去此一道官吏之政績敢以實聞竊見承議郎
江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王觀之家學淵深天資夷
粹往年曾入宣幕守荆諭蜀者率賴其助試邑江之德
化善政尤多今爲江西轉運官處事極有條理然未嘗
矜能以求名持論主於正大而尤知潔已以律下識者
皆以爲遠器朝請郎撫州通判趙時通公族之英自致名
第揚歷州縣俱以材稱貳政天府遇事不苟垂滿而罷

或者惜之通守撫州就攝郡事邦人既服其明允又稱其廉平驗之行事允有實政承議郎江南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洪傒風度端凝吏能整密生於相閥克守儒風自為漢陽簽幕諸司已交薦其材及至試邑黄陂治辦之外又有學道愛人之政令為本司機幕每事明審無不合宜雍容撥煩廉介可敬陸沉幕屬未盡其長朝奉郎筠州通判孫格七閩之秀早拾儒科明習條章老成端介昨來宰泉之同安殊有能聲今茲通判筠

陽凡所關決未始留滯宣教郎知建昌軍新城縣何遲
策名太學擢第乙科初為隆興節推當路交薦其材具
繼任成都撫幹諸司亦表其廉能試邑新城盡革宿獘
催科不勞而辦田里無不安之通直郎知撫州崇仁縣
彭耕名父之子克世其美其材足以彊濟其心主於寛
平崇仁當累政玩弛之餘耕到官數月治聲藹然獄訟
既清財賦亦裕推其餘力猶能廣學校築堤岸以惠邑
人通直郎知臨江軍新淦縣趙公括學古入官修飾廉

謹早年甘守遠次務師先達以為文及壯試吏所至去
思新淦縣邑素多豪猾公括廉介守法不畏彊禦苗耨
而髮櫛之吏不能欺邑以大治奉議郎知隆興府新建
縣桂如麓儒行吏能俱有足取安於平進廉不近名服
勤邑事行且受代臣察其聽斷之間前無過舉通直郎
知筠州高安縣潘重生長名家習熟文獻持心近厚律
己以廉其在高安安靜不擾而邑事整整有理閭里安
之文林郎贛州瑞金縣丞陳景仁奮身上庠遂策名第

再轉而爲丞劇邑每事健決不避權豪洊攝邑寄無不
辦治州郡材之從政郎隆興府武寧縣丞連元操守端
温學術該洽贊毗邑政潔已奉公靖共自將不事犇競
廸功郎臨江軍軍學教授徐价經學修明文詞贍麗能
謹庠序之教務崇義理之文教導有方士類多之已上
十二人臣始得之於衆言未敢深信及驗之行事委有
實蹟仍其間多是前後累經監司守臣論薦非特臣一
已之私言欲望朝廷特賜審察擢用它時必能効尺寸

於事功誠非少補

奏舉滕璘趙師秀潘景伯趙善瞭蔣日宣黃宜

鄭魏挺乞賜旌擢狀

臣誤蒙聖恩分閫江右一道十一州之官吏雖不能徧

觀盡識然其間學以從政居官可紀者采諸公論密加

考察今得七人知而不舉臣則有罪竊見朝奉郎隆興

府通判滕璘天資靖重學術淹該早為省殿試前名不

肯輒干捷徑盤旋州縣逾三十年晚造班行未究所蘊

今通守本府涖職公勤叶贊為多從事郎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趙師秀操尚清修詞章典麗一第二十七年未脫選曹師秀怡然不以介意自參漕幕處事正平持身潔廉贊畫平允承議郎知隆興府奉新縣潘景伯器度高雅政事疏通三仕於隆興邦人稱之無間言試邑奉新留心撫字剖決滯訟平易近民奉新之人無不賢之宣教郎知隆興府武寧縣趙善璙資性宏達材諝端良既由門蔭以登名第又中法科以試廷評出宰

武寧曾未數月催科不擾而辨獄訟不察而明武寧之
人無不德之廸功郎贛州州學教授蔣日宣稟資重厚
行已端良自收科名益進學問分教章貢士譽日隆其
誨人以行義爲先不專以文詞為上廸功郎建昌軍軍
學教授黃宜履行粹夷文學醇茂奮從舍選復取甲科
初仕盱江歲月未久然其教人必以規矩士類服之廸
功郎袁州分宜縣尉鄭魏挺學問老成典刑詳練登名
前列自當注擬教授魏挺乃能不卑小官屈就尉職出

入阡陌戢盜安民庶勤彊濟邑人稱之已上七人不惟
文學可采亦有政績足觀科名皆在人前職位猶在人
後欲望朝廷它時特賜旌擢以為一道官吏之勸
奏舉徐範沈鏜楊洽俞機詹臯董仁澤林杲陳
元衡温良輔充所知狀
檢準淳熙十六年七月十六日勅節文臣寮奏乞令監
司帥守各舉其所知不必列銜同薦只乞令監司各公
共按舉又準嘉泰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指揮節文乞如

後來增朔所薦科目所知廉吏等名目悉行罷去又準
嘉定六年八月一日勅中書門下省臣寮奏節文邇者
從臣奏請欲復所知之舉嚴臧否之法乞頒示監司帥
臣繼自今凡所舉部內人材與夫所知臧否科目之薦
務必在心採訪取其材行卓絕績用彰著者指實聞上
八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依臣伏覩從政郎南安軍大
庚縣令徐範名父之子家有史材試邑大庚究心撫字
居多可紀之績宣教郎知筠州新昌縣事沈鏜名臣之

孫修謹好學游吏民社留心聽斷殊有亷平之稱修職郎南安軍南安縣令楊洽學問淵深文詞藻贍為令南安平易近民廸功郎筠州軍事推官俞機生長名家優有材具賛幕筠州臨事不辭難廸功郎筠州司法叅軍詹臬學問醇正父子世科政術通明守以亷介人稱其賢宣教郎知撫州樂安縣董仁澤早擢儒科兼通世務樂安最為荒陋仁澤興仆植僵民懐其政宣教郎知江州德化縣事林杲克守家法極有吏能究心撫摩令修

而博加採訪密致參考猶有未盡與其避再瀆之嫌而有遺材之愧不若冒三獻之恥而效勿欺之忠竊見宣教郎知撫州金谿縣事蕭舜咨成均高選尋策名第材猷膚碩操守端方禔身無瑕臨政不苟金谿凋弊陋邑實賴其撫摩寛平之實人甚安之從事郎撫州軍事判官彭去非奮由門蔭遂取世科學識醇明器資鯁亮行己有恥守法不阿臨川前後守臣多資其賛畫廉潔之實人尤稱之迪功郎江州湖口縣尉陳韡夙有師承蚤

儒率學之諸生親登其門請爲學正提點刑獄孫德輿
聞之謂此風不行久矣不待有求即騰陛陟之薦考其
教育動有成法從政郎隆興府府學教授梁致恭學術
醇正質直無華奮自膠庠以取科第留意教養每考察
士子於文詞之外孤寒無媒詰臺自舉之於其垂滿人
惜其去從事郎筠州軍事推官李伯賢生長名家自有
植立持身勤恪遇事詳明筠之郡政多其區畫井有條
理士論才之修職郎隆興府武寧縣丞趙公珊奮身屬

籍卓有吏能律已公平持心寬厚武寧巖邑公珊一以
和平佐其長財賦辦治人情安之廸功郎江州德安縣
主簿周艮學有源流行無瑕玷德安邑計凋弊不可為
邑宰為之引去艮被檄越丞職以攝邑事整治半年不
鞭扑而財計蘇民稱其賢從事郎建昌軍南豐縣主簿
趙希楚服習家訓通曉吏道臨事不苟諸臺多所委任
本司凡有差檄究心了辦不表襮而聲譽著人誦其能
廸功郎隆興府奉新縣主簿黄之望材具優長器能肅

給蚕歲志學有聲場屋奮身名第留意職業委以事任皆得其當迪功郎建昌軍南城縣尉黄師稷天資端謹材諝通明於職事所當為者莫不修舉而猶能裨贊其長以分任邑事求之下僚未易多得修職郎興國軍永興縣尉趙崇畟材識優長政事勤恪奮身科第抗志高騫出入阡陌戢盜字民境内肅清邑人德之如軫等九人實臣所知欲望聖慈特賜褒擢

奏舉趙汝誠趙希普趙師巖鄭斯立充所知狀

臣近舉撫州教授吳軫等充所知而一路官吏猶有四人焉與其取蔽賢之罪寧受再瀆之譴敢盡為公朝言之臣竊見奉議郎通判建昌軍兼管内勸農事趙汝誠器資峻拔政術詳明爲丞爲宰當路交薦令倅盱江關決平允財計辦治人稱其能通直郎知隆興府奉新縣主管勸農公事趙希晉賦性開爽遇事雋明敭歷寖多政譽甚著催科撫字皆究其心一邑相安人器其業承奉郎知隆興府武寧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趙

考察以備器使今所部守貳有能名者採之公言纔得
四五知而不舉是謂蔽賢伏見朝請郎知南劒州朱端
常才具優長儒雅飾吏曩宰長洲縣事整辦諸司列薦
其能朝廷嘗加擢用今守延平尤有治效撙節郡用置
惠民倉庫糴米儲積以助常平閱習禁軍月有按試等
第支賞以厲士卒考其施設實有可觀朝奉郎通判泉
州何松性資明達政術亦優一試劇邑以辦治稱兩為
郡丞以循良著溫陵浩穰民夷錯雜屯戍軍兵供億以

時彌縫闕決賴以協濟承議郎通判邵武軍趙善稌宗室近屬能自奮厲强明敢決所至有聲通守齊安牙稅增羡十餘萬緡盡數起解無所欺隱殆為諸郡之最今倅昭武合發上供亦不擾而辦宣教郎通判建寧府張國均性質篤誠遇事不苟奉議郎通判汀州樓鐩才華茂美所至有聲長沙大府民物繁夥臨汀偏州俗習獷悍皆能協贊其守政化大行此五人者考察已久並著能名委有政績欲望朝廷特加表用以為官吏之勸

奏舉劉寶充將帥狀

臣伏覩武節大夫權發遣福州兵馬鈐轄劉寶材力精彊曉暢軍務昨任淮西路分副都監安慶府駐劄偶值劇賊張軍大作過能設方畧與廬州大軍協力擒捕委有勞効今任本州鈐轄律己廉潔馭下公正始終如一甚得衆心委以職事無不整辦今保舉堪充將帥

奏舉丘𢟍李大有充所知狀

臣伏覩從事郎充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丘𢟍詞藻

富贍器局端方擢第甲科安於分義究心職事協濟爲多宣教郎知福州閩縣李大有奮自儒科勤於吏事公平不撓悃愊無華此二人者皆臣所知舉以應令實允公議

奏舉李丙充沿邊繁難任使狀

臣伏覩忠翊郎福建路安撫司水軍統領兼福興都巡檢使李丙賦材通練有志事功荻蘆一寨迫近海洋左側居民戶口甚衆丙訓練有法寬猛適中修備器械軍

政甚整賊盜消弭居民藉以安靖播之歌謡若使之臨邊治劇誠所優為保舉堪任沿邊繁難任使

奏舉王安國軍政狀

臣伏覩武節郎特差充福建路安撫司延祥水軍統領王安國性資忠勇材術通明連任荻蘆延祥統領留意軍政刻除奬蠹紀律整嚴人皆稱之帥司每委以事無不辦集如兩年招刺水軍使之團集修造戰艦使之提督措置有方備著勞效其於海道實為曉練伏乞朝廷

特加擢用

奏舉趙汝鎡王正平王畋充廉吏狀

臣伏覩承事郎知福州候官縣趙汝鎡器資明爽吏事公勤政務戢姦善良生氣迪功郎福州司理參軍王正平儒雅自將蔚有操行治獄公正闔郡所稱迪功郎南劒州將樂縣丞王畋名父之子力學好修貳邑有聲誠堪遠用此三人者潔廉之行尤為著聞今舉充廉吏欲望聖慈特與甄擢

奏舉陳嗣宗孔夢符林士遜王克恭郭伯良章
大蒙江潤祖趙師玘董千里趙必愿吳端忠黃
以大王仲龍黃佾鄧樞乞賜旌擢狀
臣聞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在上之令則有勸懲為
臣之義第知體國臣誤蒙聖恩付以一路玩歲愒日無
補毫分惟有薦賢是為報効近則親所目擊遠或採之
公言既得其人不敢隱嘿伏見儒林郎福建路提刑司
檢法官陳嗣宗天資靜重問學深醇斷獄議刑持平守

正處置明允人無異詞文林郎前汀州州學教授孔夢
符文學著稱議論英發曾為從臣列薦中書籍記選用
從事郎西外宗學教授林士遜風猷蘊藉經學淵源訓
導有方麟趾化洽宣教郎前知福州寧德縣王克恭學
問正醇器識宏遠究心撫字遺愛在民繼之者宣教郎
郭伯良器質純厚才識茂明平易近民催科不擾奉議
郎前知泉州同安縣章大蒙學術醇正操履端方政尚
中和民惜其去久淹州縣未盡其才承務郎知福州長

溪縣江潤祖聽訟有方催科不擾濬河以便民耕修學
以養士類具有實政非敢溢美承務郎知福州懐安縣
趙師玘以宗室子能自飭修撥煩剸劇綽有餘刃宣教
郎知建寧府建陽縣董千里舍法優等擢第乙科文學
議論可備館閣承奉郎知建寧府崇安縣趙必愿克紹
家學奮取儒科抱負不凡實為遠器從政郎建寧府左
司理參軍吳端忠稟資仁恕遇事詳明盡心平反獄無
寃濫承務郎知福州長溪縣丞黄以大操尚剛潔政事

通明剖決民訟無不平允修職郎泉州安溪縣主簿王仲龍名臣之後學有本原簿領卑官未究其用廸功郎福州侯官縣主簿黄佾詞學優贍論議有餘廸功郎福州閩縣主簿鄧樞履行端潔通曉事情皆限於特科無以自見此十有五人或懷材抱藝或立事建功片善寸長悉有可録量能授任不厭其多伏乞朝廷特加旌擢

奏舉陳孔碩乞賜擢用狀

臣叨竊寵榮遂攖災疾蒙恩從欲俾奉叢祠縱使危喘

獲全不復可為世用拳拳報國之忠猶於薦賢或可自見臣伏見朝散大夫福建路安撫司參議官陳孔碩學得師承行推介潔有志斯世不事空言以其才術無施不可臣頃玷從班被旨薦士初未識面得之士友即嘗薦聞已而朝廷博採公言旋加甄擢將漕廣西職事修舉措置溪峒漸有倫緒再蒙名用以病力辭遂得鄉部議幕官閑無事誠足優賢然朝廷方修內治且防外禦如孔碩之才處以閑曹誠為可惜臣與之同僚首尾一

年益熟其人不能自嘿欲望聖慈特賜改除若内若外隨所委任必有以上副隆指見於事蒙臣疊犯天威下情無任

奏舉蔡汝揆史復祖汪綬黄以大孫起予黄應酉乞賜旌擢狀

臣誤蒙聖恩再畀江右閫寄已五閱月日夕搜訪官吏之有實政者已得六人焉知而不舉近於蔽賢竊見朝散郎通判筠州軍州事蔡汝揆受材膚碩遇事精明昔

今南城邑政過長溪遠甚行且書滿民憂其去宣教郎知撫州樂安縣事孫起予儒學吏能皆有足稱一第三十六年人嘆其滯樂安獷俗而起予反著學道愛人之美承事郎知袁州宜春縣黄應酉有政有文精力英發初登名第鄉黨稱之宜春劇邑而應酉兼有催科撫字之譽是六人者臣不惟觀諸文移之申明而又考諸案牘之剖決不惟採諸大夫之公論而又訪諸詞訟之細民委得其實故敢冒言欲望朝廷特賜旌擢

奏舉留丙楊恕葉澄俞遷張清臣許祓徐清叟
方大琮乞賜旌擢狀
臣誤蒙聖恩再分江右之閫玩愒罔功日夕懼惕惟念
事君以人薦賢報國尚可少効萬分故於一道之官吏
孳孳搜訪其為政有實績者敢不悉為陛下言之臣竊
見朝請大夫知撫州軍州事留丙稟資重厚賦政和平
雖生相門諳練民事撫之郡計堇堇丙到官五月不趣
迫而事以辦鎮靜不擾田里安之年事已迫若速加擢

用猶足以得其數年之力朝散郎權知臨江軍事楊恕器識沉靜學術醇明備更繁難曉暢吏事到郡逾年臨政不事察察力行摩撫崇尚教化財計昔迫而今寬訟牒先繁而後簡軍民相安人稱其賢朝奉郎添差通判隆興軍府事葉澄文行粹夷資性誠慤不以館閣清流而不屑吏事不以耆儒宿齒而簡畧訟牘每事詳審精力彊明有德有材人愛而敬之朝奉郎通判隆興軍府事俞遷克守家學卓有能聲昔宰溧水其政已為諸邑

之最令倅是邦一力裨贊郡事多賴之搜剔蠹弊而吏不敢肆灼知情偽而民不敢欺施於內外劇煩之任必有可紀通直郎通判南安軍張清臣生自名門習於吏事揚歷州縣安于平進南安斗壘自溪峒挻變以來民產失耕冐佃而經總制次額數多幾於束手清臣於關決平允之餘能條理財賦以無乏供人所甚難者承議郎通判隆興軍府事許被胄出世家持身清謹存心職業不事表襮到官方及數月其見於關決者已多可觀

吏民信之略無間言從事郎充江南西路安撫司幹辦
公事徐清叟學業醇茂奮身甲科分教當塗鄰境士類
從之如歸今玆婉畫率皆可行之實守正不阿足為遠
器從事郎充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方大琮志氣
好修文采亦贍早為南宫雅選士論稱之主畫漕幕剖
決詳明考其行事允有賢業已上八人者在本路守貳
幹官之内考察頗審誠未多得其間率皆累經監司論
薦欲望聖慈乞賜甄擢

奏舉范應鈴趙師陶趙彦章余珪邵應祥趙崇尹滕仲宸潘復乞賜甄録狀

臣竊謂國之根本在乎民民之休戚在乎令臣適者不揆疎外以一道官吏之政有實績者冒昧數奏而縣政之卓然可稱者猶未殫舉也宣教郎知撫州崇仁縣事范應鈴持身清介遇事精明初任尉于吉之永新屢與郡太守爭辨是非而守常屈崇仁當積弊難治之後應鈴嚴於吏而寛於民苦節非泛之費蠲罷亡藝之取私

樂道之宣議郎知筠州高安縣事余珪襟度温雅政術
詳明生於相家宛若寒素初入浙西倉幕已有令譽令
於高安凋瘵之邑不事敲扑月解自辦撫摩小民而獄
訟平息上下皆安之奉議郎知隆興府新建縣事鄧應
祥為學醇正處事寬明分教于衢于徽皆穆士論改秩
作邑飾以儒雅能於催科之中不廢撫字之政參之公
議委有能稱宣教郎知撫州臨川縣事趙崇尹賦姿開
爽遇事直前犯險潢池以脫盜阱臨川頗號繁劇崇尹

到官未久聲譽甚休能於整辦之中不失和平之政考
之行事可謂通材承事郎知建昌軍廣昌縣事滕仲宧
生長名族服習典刑平進宦塗多所揚歷廣昌僻在山
谷風俗頑獷仲宧一以無事理之獄訟簡寡政譽翕然
從事郎知吉州永新縣事潘復擢自儒科精曉吏事前
者分教蘄春大得士譽令永新鄰接溪峒加以豪戶盤
結復調護得宜彊者伏而弱者愛之刑役清簡綱紀肅
然此八人者皆作邑有善狀字民有實政為一道所稱

固邦寧民心一搖關係甚大聖天子初政軫念及此特
降御筆令舉廉吏以表勸之爰護邦本此意切矣臣知
陛下非應故事為觀美而已臣竊謂今日一州一路惟
大吏貪黷爲甚小吏固有貪者然民之被害尚狹若大
吏貪黷民之被害有不可勝言者小吏之廉亦豈無人
但泛泛枚舉恐未足為表勸非明詔之意若大吏之貪
者非臣所當言敢以大吏之廉足以表勸風俗者三人
為陛下言之臣竊見前知泉州真德秀章採二人者天

貲廉潔操守純固泉南多舶貨賢士大夫間有不免而二人者前後為泉皆於舶貨毫髮無取去泉之日舶商擁道攀送以大香注餞其行二人者皆却不受商人無以効其勤持香至郡治曰此吾欲獻使君而使君皆不受吾安可復留以大爐注香於郡之門香聞闔府相與涕泣而祝之何施而得此於人也傳曰臨財無苟得司馬遷薦李陵云臣見其臨財廉士大夫平居暇日未嘗不曰能廉至臨財未免有可議而二人者臨財如此可謂

忠信行乎蠻貊矣又見前知汀州趙崇模廉介有守不
自表襮臨汀大禮年分進奉本色銀二千兩及支犒諸
軍八千餘貫兩項共為一萬五千緡例取之縣縣敷之
民崇模到任即自於州家抱認嚴戢諸縣敷民民咸德
之又諸寨土軍久不補刺崇模任内刺百餘人二年所
支錢糧自當萬五千緡皆州郡撙節支遣於民間賦稅
日前所欠並與倚閣邦人翕然以為前此守臣盖未嘗
有大槩汝愚諸子皆能守家法而崇模賢譽益髙此三

人者皆大吏之廉足以為表勸者今德秀已蒙公朝擢至禁從章樑見蒙收名崇模今為輔郡公朝已皆奬用似不待臣言者然臣區區竊謂使大吏之廉者皆如此三人則斯民蒙福邦本益固實萬世無疆之休故特述此三大吏之廉節風厲天下庶大吏之貪者苟有羞惡之念必知愧悔若小吏之貪者聞大吏之廉必皆化而為廉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其關繫風俗之樞機實非細事故敢冒昧奏聞

論圍田劄子

臣聞饑穰之數在歲有天時在人有地利天時之水旱固所不免地利之廢修亦不容無責焉切見承平之時京師漕粟多出東南江浙居其大半中興以來浙西遂為畿甸尤所仰給旁及他路蓋平疇沃壤綿亘阡陌多江湖陂塘之利雖少有水旱不能為災自豪右兼并之家既衆始借墾闢之説并吞包占創置圍田其初止及陂塘陂塘多淺水猶可也已而侵至江湖今江湖所存

亦無幾矣夫江湖之水自常情觀之似若無用由農事
言之則為甚急江湖深廣則瀦蓄必多遇水有所通泄
遇旱可資灌溉儻或狹隘則容受必少水則易溢未免
泛濫之憂旱則易涸立見焦枯之患事理曉然州縣之
官皆可以舉職然豪宗巨族必有所憑藉其勢足以陵
駕公府非得健吏莫敢誰何浸淫滋廣江湖之利日朘
月削無復曩時之舊圍田增租所入有幾而平歲倍收
之田一罹旱澇反為不耕之土常賦所損可勝計哉農

人失業襁負流離其害又豈特在民而已矧惟國朝成
憲應江河山野陂澤湖塘池濼與衆共者不得禁止及
請佃承買官司常切覺察如許請佃承買并犯人糾劾以聞
及瀦水之地輒許人請佃承買并請佃承買人各以違制論
立法之意可謂明白前者臣僚累嘗奏請朝廷非不施
行凡係積水草蕩今後並不許請佃雖陳乞撥賜亦許
守臣執奏此乾道五年九月指揮也差官檢視應停蓄
水河道有湮塞壅遏去處照舊來界至悉行開掘仍每

歲巡察此淳熈三年六月指揮也令浙西諸郡約束屬縣如有給據官民户買佃江湖草蕩圍築田畆許人户越訴置之重憲仍委監司糾劾此淳熈八年七月指揮也凡有陂塘自令下之後尚復圍裹斷然開掘犯者論如法給據與不告捕者併坐罪此淳熈十年四月指揮也是皆區榜大書人所共覩其它藏於案牘者當不止此奈何條畫雖備奉行不虔或易名而請佃或已開而復圍或謂既成之業難於破壊或謂垂熟之時不可毁

園田去處多在荒僻之鄉必立莊舍佃戸聚居既廣行包占又欲侵奪側近民産多蓄無賴惡少及刑餘罪人號為佃戸實是姦民幸遇豐年粗得無事歲收稍不能給數十為羣江湖商賈村野居民即被剽掠甚至殺傷間或敗露在官具有案牘可考切恐饑荒之歲遂為淵藪若行禁戢姦民無所聚集亦潛消盜賊之一策伏乞睿照

又

臣嘗考國家承平之時京師漕米多出東南而江浙居其大半中興以來浙西遂為畿甸尤所仰給歲獲豐穰霑及旁路蓋平疇沃壤綿亘阡陌有江湖瀦泄之利焉大抵二浙地勢高下相類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水少則汲湖水以溉田水多則泄田水由江而入海惟瀦泄兩得其便故無水旱之憂而皆膏腴之地自紹興末年始因軍中侵奪瀕湖水蕩工力易辦創置堤埂號為壩田民田已被其害而猶未至甚者瀦水之地尚多也

隆興乾道之後豪宗大姓相繼迭出廣包强占無歲無之陂湖之利日朘月削已亡幾何而所在圍田則徧滿矣以臣耳目所接三十年間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蕩者今皆田也夫陂湖之水自常情觀之似若無用由農事言則爲甚急陂湖廣衍則瀦蓄必多遇旱可以灌溉江流深浚則通泄必快遇水不至泛溢事之利害豈不較然易知州縣監司所當禁戢然圍田者無非形勢之家其語言氣力足以陵駕官府而在位者每重舉事而樂因

循故上下相蒙恬不知怪而圍田之害深矣議者又曰圍田既廣則增租亦多其於邦計不為無補殊不思緣江並湖民間良田何啻數千百頃皆異時之無水旱者圍田一興修築塍岸水所由出入之路頓至隔絕稍覺旱乾則占據上流獨擅灌溉之利民田坐視無從取水逮至水溢則順流疏決復以民田為壑設若圍田僥倖一稔增租所入有幾而常歲倍收之田少有水旱反為荒土常賦所損可勝計哉所謂增租既不繫省額州

縣得以移用徒資貪黷之吏耳此其輕重得失又不待
智者而後辨也矧惟祖宗成憲炳若日星應江河山野
陂澤湖塘池濼與衆共者不許占據及請佃承買官司
糾劾以聞諸瀦水之地為衆共溉田者輒許人請佃承
買并請佃承買人各以違制論立法之意可謂明白前
者臣寮累嘗奏請朝廷非不施行臣姑疏其一二諸路
如有承買瀦水地者悉與改正此紹興二十八年指揮
也凡係積水草蕩今後並不許請佃雖陳乞撥賜亦許

守臣執奏此乾道五年九月指揮也詔兩浙漕臣及提
舉常平官并逐州守臣常切覺察如官民戶及寺觀圍
築田畝塡塞水道具名以聞此淳熙三年六月指揮也
詔州縣輒敢給據與官民戶及寺觀買佃江湖草蕩許
人戶越訴重寘典憲仍委監司糾劾此又淳熙三年八
月指揮也詔浙西諸郡應官民戶舊來圍田去處明立
標記給榜曉諭不得於標記外再有圍裏此淳熙十一
年八月指揮也其他條約未易悉數夫以陳說之衆多

立法之詳備是宜圍田之害悉絕而豬泄之利盡復曩時之舊可也然歷年浸久陂湖之為田者不止民田之被害者滋甚其已圍者牽於姑息固不復論標記之外增創圍裏者有之因民詞訴已毀撤而復修築者有之易名為天荒田而請求給佃者有之寺觀僧道尤無忌憚是豈不可禁戢哉吏治苟簡而法令不行之過也積習而不知變姦猾蒙利農夫失業其害又豈特在民而已臣伏見乾道間孝宗皇帝一日宣諭輔臣曰聞淛西

自有圍田即有水患屢有人理會多爲權勢所梗已而
令漕臣王炎相視有張子蓋園田九千餘畝湮塞水勢
立命開掘仍戒勅不得再犯淳熙中因姚述堯言傳法
寺僧請佃明州定海縣鳳棲沈窖兩湖八百畝可漑田
二萬六千餘畝即令仍廢爲湖英斷如此孰不悚懼其
奉行不虔者特有司之罪而斯民疾苦則有所赴愬矣
臣仰惟陛下恭儉愛民率繩祖武詔令之下不爲虛文
如以臣言爲然乞賜睿旨行下戶部檢坐條法及累降

指揮申嚴約束斷自今以後凡陂湖草蕩並不許官民戶及寺觀請佃圍裹如輒敢干求陳訴者具名奏聞寘之於罪本路監司州縣常切遵守或有違戾委御史臺彈治庶幾法不徒立豪強戢斂農民安於農畝此亦固根本之一說也惟陛下留神幸甚續奉聖旨依

貼黃臣照對自紹興間行界限之後至今五六十年生齒日繁豈復有可耕之田荒而不治其目今所存江湖陂澤實皆衆共水利必不可以為田者如蒙睿

斷施行仍乞下本路監司約束應今歲被水圍田向去只許據昨來標記四至埋補塍岸不得因而浸占
比近水地其有自昨來標記之後續行圍裹妨害衆共水利去處既因水渰沒更不得再行修築如違許被害民戶越訴仰監司委請强官相視具奏取旨施行伏乞睿照
貼黄臣又照得所在圍田雖在形勢之家包占然田間利害形勢之家本無從得知多是鄉村豪强富室

意在假託聲燄侵擾良民或畧用工本廣行侵占因以為己利操執書契請囑獻納此尤不可不治乞委監司州縣覺察如因圍田民戶詞訴即與根究元獻田人姓名重作施行伏乞睿照

後樂集卷十四

宋　衛涇　撰

申狀牋書

初任辭免添差差遣申省劄子

某伏覩四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殿試上三名朕既試以文藝亟欲觀其政事可特與添差差遣仍釐務者竊惟添差之設朝廷所以優賢今自舉行之初宜得碩材以為時用如某一介草茅問學荒淺何以稱塞況在某

尤有所未安者比以諸生獲奉大對不自揣其狂僭嘗言當今節用之策有及于添差妄授之弊今某偶玷兹選儻或不知辭避冒受非常之寵是某躬自言之而躬自蹈之也非惟有愧于私心誠恐得罪于公議欲望鈞慈特為敷奏將其所合該前件指揮攉賜寢罷仍舊設一合入待闕差遣庶幾少安愚分冒犯鈞嚴某下情戰栗俟命之至

第二劄

其伏準省劄以某控免添差恩命聖恩隆厚未賜俞允
跼蹐兢淩若無所容竊惟添差指揮朝廷所以昭示至
公寵遇寒畯德意優渥某一介微賤苟義所當受何敢
喋喋更為矯飾之言徒以晚學嘗聞父師之訓每謂士
之大節莫嚴于始進人臣之獻言必期于可行其比于
廷對貢草茅之愚僭議及此誤蒙拔擢豈以其言或有
可採令若輒冐榮寵身違其言筮仕之初無以自信他
日將何以事君區區此心實不遑安期于得請欲望朝

安內懷欺名之愧外貽識者之譏貪竊寵榮不顧名義
自今日始豈吾君吾相之心哉是敢不避呵譴披瀝肝
膽上干洪造伏望鈞慈察其何人而敢甘冒僭越之誅
固拒君父之命是豈過爲沽激自取好名之誚隱之于
心實有不能自已者司馬溫公與呂申公辭起居注章
凡數十上溫公始辭而復受之申公以同辭獲命溫公
聞之曰前日非朝廷不能從但辭之不力耳章再上竟
不果受其之不肖非敢自附于先哲之萬一然賢愚之

紹熙二年八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除提舉江南
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替黄黼成資闕
乞外申省劄
某疎賤一介行能淺薄昨蒙收名擢寘郎闈旋陞宰掾
叨竊已多毫髮亡補日虞曠敗方清朝綜核名實更治
考功某向雖持節兩路僅踰歲年涉歷未久欲望朝廷
檢照更迭指揮特賜敷奏除一在外合入差遣敢不究
心民事少圖報效亦便親養尤爲人子幸願

祇受

再乞外申省劄

某晚學荒陋再塵班列行及二年每懼無以補報今春嘗乞補外更試民事忽冒恩除控辭不獲黽勉就職期以秋涼復申前請繼有出疆之役玆幸訖事兼親老守官京口昨苦臟腑之疾雖已安愈人子之心日夕係念若得少需官次庶幾往來侍旁便於省問欲望朝廷特賜敷奏除一在外待闕差遣實便私計

竭迄無裨補轉徙未幾遽罹内艱豈意罪逆餘生尚蒙
齒録甫臨吉月猥頒誥旨仰戴恩私非其隕首所能報
稱緣某憂患以來疾病交攻心志摧落加以偏親夏中
卧病名醫治藥方幸稍瘳而某涉秋復苦瘧疾形體支
離生是恭拜成命忽已幾月未能犇走就途深慮稽違
自干典憲敢具情實控告朝廷欲望矜容特與敷奏姑
寢名命改授祠禄或在外待闕合入差遣假以歲年使
得休養且便私計異時或可上備驅使某不敢辭

辭免知贛州申省劄

某聞命之初不勝震懼伏念某學業迂疎性資愚戇徒竊末第獲並英游頃自宰僚擢陞柱史屬親老多病力祈外補所冀便私繼以叨塵非據遂致煩言杜門省愆不敢毫髮覬倖而某罪舋崇積竟罹家艱零丁孤苦偶爾不死自念賦分涼薄憂患相仍加之弱質蚤衰志氣頽墮益無榮進之望敢圖誤恩拔拭試郡自非公朝收拾士類不遺葑菲某何以得此惟是章貢名邦責任尤

重雖尚需闕次未應控辭某退揆非才稽之舊比起於
閑廢止當奉祠儻或冒居切慮重干清議伏望朝廷特
賜敷奏姑寢成命改畀祠禄庶安愚分

辭免兼中書舍人申省劄子

某驟聞寵命載惕危衷伏念某素乏才能重罹憂患比
起家而為郡俄奉詔以趨朝留寘頌臺躐塵清貫曾未
淹于歲月頋奚補于涓埃乃玷恩綸俾兼詞掖惟中書
出令之地實天子代言之司識匪逌著龜恐幾微之或昧

文慚斧藻于潤色以難工雖號攝承詎應忝竊儻稽控避必速顛隮伏望朝廷特爲敷奏許收還于新渥姑專領于舊官既穆師虞亦安愚分

辭免加食邑申狀

某近再上表辭免轉官恩命伏蒙聖恩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除已祗拜詔書外準閤門降到轉官告一通內帶行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照某該遇去年十一月二十日郊祀大禮赦書依例加恩近已準告加

立致狠狽欲望朝廷俯念由衷之請實迫衰盡初非矯情亦非避事特與檢會前後所乞宮觀文狀亟賜敷奏俾得以桑榆暮景終老林壑實出造化終始生成之賜伏候指揮

進士及第謝皇太子牋

某等言伏蒙聖恩賜某等進士及第者旒冕臨軒垂聽而問布韋造闕悉意以陳戴聖度之優容湛恩光而下被榮逾褒衮惕甚履氷竊惟勤學為太平之原流化自

京師以始周之王世子而與俊造齒亦不廢善良之求漢之子大夫而有孝悌聞必使居輔翼之任蓋玉質之既粹則金聲之迺彰凡以言揚繇其教染故郡國舉茂異之等而鄉閭獻賢能之書多士以寧得人爲盛允賴元良之正聿來黎獻之臣茲錫第於彤墀宜貢誠於青禁伏念某等材奚足算技亦無他徒知畎畝之愛君遂欲草茅而言事漸兩朝之率育丁三歲之比興輒妄試于有司不自量其無學見聞甚陋烏識朝廷之宜悃愊

則忠庶盡臣子之義方懼猥塵於乙覽豈期僉預於臚傳冒寵實多拜嘉敢後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雅崇經術敬接儒宗講就將於閒燕之清賛涵泳於雍熙之洽振洊雷之隆響有鳶皆飛揚少海之餘波何鯤不化遂令庸品亦玷賢科某等謹當允蹈初言篤持晚節射天門之策得之若驚望甲觀之光敢不再拜某等無任

除密院謝皇太子牋

執法南臺曾未裨于風憲本兵右府忽躐預于事樞叨

再命于泱辰縣九重之親擢恩深感極責重力微中謝
伏念某自守戇愚初無學術久安田里已絶望于華涂
孤立班行每願殫于忠悃當天地清明之始蒙君父特
達之知責以盡言寘之絶席埋輪而辨梁冀之逆夙懷
嫉惡之心騰章而白霍雲之奸仰助去凶之政囊封尚
濕綸誥復頒驚帝渥之殊常俾廟謨之參預方未寢甲
兵之問媿難裨帷幄之籌望鶴禁以知歸念鴻私之曷
報茲蓋復遇皇太子殿下德充三善本繫萬邦傳東序

之經蚤富多聞之學辨南陽之牘克除羣慝之根于問安視膳之餘見樂善好賢之至肆令淺陋首被柬求其謹當思盡其忠不負所學重暉重潤幸瞻主鬯之儀惟時惟幾勉賛折衝之畫其無任

除參知政事謝皇太子牋

幾廷陪議蔑裨宥密之謨政地掄材誤玷疑丞之選褒揚大巫懇避弗俞聯黄闥以懐慚望青宮而知感中謝竊以柄分二府均欲得人任重四隣豈容充位必擇輿

維之望念慮靡忘於國體薦歆時達於宸聰迺使微臣
與聞廟論某敢不勉攄丹悃圖報鴻恩綴虞室之股肱
願繼明良之盛瞻漢庭之羽翼喜依暉潤之新某無任

賀皇太子元正牋

三朝之會四海月吉始和一人之正萬邦天休滋至誕
裒蕃祉茂對端辰某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明繼黃離
剛潛蒼震星暉海潤德已達於九圍玉裕金聲學更宗
於三善履端於始與物為春某濫守虎符阻瞻象輅心

馳魏闕莫隨諸侯北面之朝口誦楚詞惟祝太一東皇之壽

又

端月御辰歲稱獻歲前星垂耀宮曰春宮一人元良萬邦和悦某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剛潛洊震明炳重離左右之皆正人誠身有道朝夕之視君膳立愛惟親茂對三陽永膺百福某久違金馬假守銀菟濯足升泉曉尚行於湘水舉頭見日身未近於長安

又

帝從震出實闕一索之祥元自乾亨久積初潛之慶和
薫四海喜入兩宮其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德盛溫文
幾參兢業龍樓曉駕祥開曉日之重鳳律回春大襲春
闈之慶肅視九重之旒冕光膺萬國之貢珍其某屬守洪
都遡違青禁陪位太極殿阻覲獻壽之儀衣服外寢門
遥想問安之始

又

堯年起丙載新鳳歷之頒夏正建寅仰協龍杓之指萬
邦以正百禄是遒某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賢智夙成
温文天稟春囘嶰谷剛潛蒼震之亨日出嵎夷柔麗黄
離之吉履端於始長發其祥某舊忝儲寮今叨藩牧後
天下之樂濫假寵於虎闈布正月之和遠馳神於象魏

賀皇太子生日牋

瑞鍾彌月式臨十四月之期候正中秋允兆八千秋之
壽臣民胥慶宗社增輝某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天錫

富緝熙之學茲臨震夙彌介熾昌某嘗侍賓筵久共侯
度衣冠甚偉莫陪羽翼之聯福祿無疆請祝岡陵之壽

賀皇太子冬至牋

黄鍾協律一日驗於復來青輅發祥萬物由乎震出寢
時蕃祉茂對初陽某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海潤星輝
金聲玉裕行一物而得三善儲德克岐舞六佾而建九
旗禮容有變履此迎長之侯昭哉滋至之休某假守熊
湘阻趨鶴禁合八能於漢殿莫陪北闕之朝啓九辯於

楚歌請祝東皇之壽

又

堯雲在望又新五物之書漢日既長丕顯重輝之慶歡騰赤縣喜繞青宮某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明炳繼離剛潛洊震虎闈獻頌豈徒履襪之供鶴駕通霄永使甲兵之洗萬邦以正百禄是遒某昔隷宮僚今叨藩牧珠躔連五蓂瞻太極之朝圭景丈三彌望長安之近

又

慶丕膺純嘏允屬元良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淵懿在躬聰明冠古親賢鶴禁不忘亹亹之心問寢龍樓常有怡怡之色茲與剛而寖盛宜受福以無疆某雖遠承華可無善頌休祥滋至當觀乾健之潛藏德業彌新更玩震亨之修省

隆興府到任謝皇太子牋

某抗章求免甫離翼軫之墟被詔促行俶抵斗牛之分已望龍墀而拜寵載瞻鶴禁以輸誠某中謝某竊惟洪

井之奧區實號阜陵之潛邸自隆興升府之後地望愈
雄由乾道擇牧以來民生益厚屬近歲偶鳴於桴鼓致
清朝重遣於油幢久弄印以疇咨期植旄之僉允而某
就衰景迫已試技窮任棠水蓷之規粗知佩服黃霸米
鹽之政敢怠奉行每懐一日必葺之心居乏三年有成
之績賴褒揚於黼扆遂改畀於藩垣當黙蒙遷莫副大
稱之職祈閑得劇仍專盡護之權雖還鄉足以為榮然
負乘豈能無懼既宣上指敢昧殊知茲蓋伏遇皇太子

壄頗懷菊徑之荒第以當宁簡知累朝恩遇託股肱之
親信畢筋力以馳驅南北東西惟上意之所用禮義廉
恥則中心之不忘忝已試之罔功乃求閑而得劇督府
尊雄於它鎮儲潛炳煥於神光曾是非材若為勝任茲
蓋伏遇皇太子殿下動無過舉居必正人夙成稟玉質
之温密啓賛淵謀之決遂使賔僚之舊游叨闈鉞之榮
某敢不歸仰元良布宣寬大於天文為星紀重暉有爛
於前星以聖化冒海隅增潤更資於少海

謝寶翰後樂二字牋

臣某言伏蒙令慈親灑寶翰頒某後樂二字者衡守偷安竊微言而佚老儲宮念舊飛妙墨以標名榮光燭天愧汗流地某中謝伏念某才疎意廣實淺名浮然生長吳王闔閭之城嘗習聞范公仲淹之語謂不以物喜此乃古仁人之心故雖在里居皆當後天下而樂尚友一鄉之善輒營環堵之居冒假寵於黄麾辱垂光於緑字閒鷗渴驥潤涵少海之波翥鳳盤龍輝粲瑶山之彩假

大書特書之賜揮獨樂衆樂之安拜手知榮拊躬曷稱
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日新盛德天縱多能先物沈幾
夙辨南陽之牘褒功記德躬題東渭之碑謂其嘗陪羽
翼之勝欲竊桑榆之煖憐其屢守股肱之郡願全樗櫟
之天丕加鴻藻之摛庸作菟裘之寵其敢不寶茲大訓
銘在愲衷松栢歲寒益厲後凋之節簞瓢陋巷永堅樂
內之誠

上留丞相劄子

其所陳交子之弊前牘粗見一二其竊體朝廷本意惟
務便民但遠方事情纖悉曲折一一非親涉歷有不可
隃度逆料者其既見公私不以為便日夕講求亦參攷
乾道間已行始末乃知議者始謀殊不審今日之弊蓋
所必至朝廷剏法便民民苟不便必不憚於改法第恐
首議之臣業已誕謾展轉遮護以風旨動搖屬部俾准
民實情兩路通弊壅於上聞此則清明之朝所當察也
其昨所申審竊念入納分數於歲課增虧誠有關繫然

目下不過鹽商少優官司少損其興販折閱及行使阻礙等弊未能盡見至若因交子不可通行遂致官會艱得客旅不至物貨稀少市井蕭條淮民無以為生行者居者均受其弊利害尤切蓋官會流轉必資客旅客旅既少官會亦無官會既無價直必貴價直既貴客旅益不來勢實相為消長斷無可疑其非不知竊禄偷安可以苟延歲月向來辨析私錢已觸憎怨今交子為患雖不一度其勢逮其僥倖終更猶未至於極敗而不可支

然念一介無似誤蒙委使民間利病職在咨詢惟恐弗及聞知若知而不言盡為身計則善如負朝廷何如負百姓何由是隱之於心反覆紬繹屢作復輟懷不能已卒以吐露因到任半年合條具事件併録奏聞更乞察其區區懇惻願欲裨補公朝之萬一詳賜觀覽博詢在廷參酌施行庶幾兩淮獲霑實惠少革故吏奉行欺誕之習某至微極陋賦性介拙自頃濫綴朝行孤立自守矧方居遠外誰復助之仰恃大丞相至公樂育謙虛無

我有以照臨容護之耳如一毫涉私是爲欺罔固不敢
屈邦典以累大造也亦惟廟堂有以矜念之幸甚

上沈運使作賓書

某近以部胥隨使客行草率修狀繼淮陰陳監稅及魏
知丞行各具幅紙當次第塵崇聽不以煩瀆爲罪否山
陽攝事諒勞神用葉守已有趣行之旨第須入奏未免
小濡滯爾和糴未得台翰之先嘗聞一二昭文亦言已
作書密諭少緩之意日來諸處皆告病已一切弛之矣

彌重相公燕居深念必有以處此某心之精微言其梗槩伏冀鈞照某伏惟朝廷清明號名四方之賢俊共起治功某一介晚後藝學無以踰人材術不足經世何以上貽簡記猥蒙名旹此知院相公垂意人物不間遠邇有如鈍頑亦在齒録欽惟大公樂育之度非為私德顧某宜何以報惟當勉勵初心益堅素守期不辱于知遇拳拳之誠有如皦日

與四川制置丘侍郎宗劉

其恭承以西清秘職總梁益劇任詔下之日公論翕然
謂宜益疇咨在廷德望威名無出公右者然振代儒英
踐揚中外且領計使已再期便應真居三事星㦤一面
猶煩坐鎮豈天意益飪具瞻公袞台路固若時登用耶
執事是行不特為西人賀抑為天下賀也某誠切其惟
今全蜀之寄事任雄劇孰不謂然有如識者之慮民困
於重征兵習於世將培根本於閒暇察事機於隱微異
時規恢遠圖亦必基於此本末先後之序執事胷中所

固有不待講而明至若百州生人翹首傒惠必有以慰
荅其望歲來莫之意矣某恃眷無外僭越慚恐

留守制置丘侍郎宻劄

某杜門野處遠竊宏覆寧不知幸謹熏祓拜狀上詷記
曹瞻睇高牙邈在雲景未辰趨覲敢乞為宗社倍重練
輔粹冲佇聽廷揚進持魁枋式慰中外善類之望某區
區虔禱某歲在戊午嘗僣列私記旋蒙誨報甚寵爾後
屏居田里繼罹艱棘孤苦萬狀不自意存全比及免喪

復纏於多病餘息僅屬人事益廢坐是湮晦姓名久不
塵几格跡若闊疏然平生師仰之地其歸鄉依慕實不
以書疏有無為間也未審尚沐矜宥否侍郎三朝舊德
卷戢大猷退處不競之津且十年上心清明洞燭羣枉
近者鋒車趣還延和錫對論議剴切聞者興起謂宜直
總三事暫煩護鑰北門傳聞道路朝家力欲規恢今敵
勢若可乘國恥固當雪獨不計在我者何如傳云盍姑
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晉武將平吳羊祜言既平之後

當勞聖慮矧事緒不止一端成敗未易隃度先生為國
元老休戚同之燕居深念必有以處此矣某一介晚陋
憂患摧傷之餘學業荒落志念頹墮益不堪時用偏城
遠次上恩已厚未知所以稱塞它何足言者茲因修敬
并叙悃款且仰恃知予素深輒復僭及亦區區犬馬不恤
緯之憂切乞有以警訓存全之某幸甚至望

與鎮江守文侍郎劄子

某託契門墻蓋有年矣晚綴班行蒙一見之初顧與特

異意氣傾寫平生得此於人殊寡區區銘戢未易名言
拜違顏誨倏踰半載無日不勤尊慕尋常於書疏懶拙
復困多事跡成疎闊中間辱賜翰之先亦稽修謝朝夕
負愧無以自文尚冀海嶽宏度未譴斥耳侍郎鎮護北
門兵民按堵方三邊繹騷長江增九鼎之重且號令精
明區畫曲當物論翕然所以儲天意餍民瞻端在是矣
某晚陋亡取濫塵朝蹟歲月推遷叨竊踰分無非門墻
吹嘘教誘之賜寧不知感惟是知慮短淺無一毫髮可

以裨補未知免戾之策曰溪來歸庶再得所親依也晢
視臨行言相與素厚凡百想通情和議竟可成否賊騎
去來不常間探亦得其端緒乎因筆切乞寵報一二不
敢廣也撥置姑此摧謝萬一未即侍對敢乞爲宗社崇
重即前虛左之拜

與江淮宣撫丘尚書劄

某一去門墻浸更年所鄉者掃軌田廬嘗得時貢消史
之敬揭來班行久安媮墮驟困醻應節春秋承興寢越

至於今竟成曠弛獨有此心尊慕道德炯然不誣茲審疇咨大計僉屬真儒晉陞常伯之聯增重中權之寄成命一出人心翕然易危為安端在此舉尚書四朝耆德宜端委廟堂以穆王路屬時多虞迺煩經理實惟尚書生平抱負必將措之事業天意固有待耶側聞行臺所下教命切中機要愜滿物情防秋非遠疑慮多端萬全成算計已先定中外益恃以無恐矣其冒昧此來初不過為之郡計誤恩復留宿數月遂邇徼踰非教誨成就

有素何以得此哉自惟學殖荒落文字蕪纇處非其據重以時事方殷瑟縮就懦無補毫髮日懷尸素之懼惟尚書先生不吝警告深所顧望邇來邊報無它否北土早凉自來敵常用衆或言入寇必自安豐鍾離歷陽徑趨江面彼懲覆轍未必盡然要是彼情難測且蓄全力以伺我想區處略盡正不贅言耳數月以來當路大明黜罰觀聽為之一新都人爭傳以為端有所自三軍聞之當亦吐氣此亦折衝之一助也因筆僭及自餘心曲

非筆舌可究姑此少見賀厦萬一併叙謝悃未即侍拜敢乞為宗社生靈保輔冲粹佇凝茂勛丕對顯册式副具瞻某不勝歸依頌願之至

與倪侍郎思劄

某拜違誨範十閱寒暑拳拳此心每知尊慕頃歲若節春秋往來茗雲間念一造門墻憚於人事趣不果昨拜建寧所賜真翰仰認撫存之眷時適留先塋失於即稟報揭來京塵擾幾旬月欲拜尺書叙此梗槩久闕驟爾

酬應誠出黽勉復墮因循倘以踪跡之闊踈擢髮不足數其罪尚恃平素知照有以諒其中曲否茲審上春舊德名還故官仰知一世望實之尊當徑總三事乃慰物論此特登庸之階未足多賀也某晚陋亡似憂患摧傷之餘無復榮想故冬以章貢及瓜被旨白事忽沐誤恩留寘班行宿留推遷遂爾忝竊實踰涯分疇非侍郎夙昔吹噓之賜寧不歸感惟是賦資鈍懶加之多病廢學謬當文字之選自揆荒拙日虞曠敗且負鵜梁之愧茲

幸大匠來歸朝夕遂獲親近必蒙有以訓警存全之其
忻幸不啻百倍它人也回首道山陪侍之日已二十年
人生聚散固有時耶但屈指同舍所存無幾尤可太息
自餘所懐即容面旣

留守制置丘樞密宝劄

某拜違誨範屈指十有六年拳拳尊慕有如一日故歲
夏中嘗得貢尺書旋拜真翰爲報爾後汨於多事坐成
曠弛雖此心炯然亦何以自見尚賴寛明矜宥幸甚權

臣誤國妄啓兵端不特南北生靈肝腦塗地且耗竭國家五十年儲蓄國力殆不可支神怒人怨禍將罔測宗社有靈儲宮密言於上奮發英斷一朝誅斥曾無留難天日清明中外幸慰相公以累朝耆德宜即歸廟堂以副厲精更化之意主上以敵情叵測和議未定欲少借威名德望為諸將素所歸屬者鎮拊之姑畀留鑰以須委任使敵人聞風震疊坐銷氛祲亟臻綏靖蓋虛揆席以待也某晚學荒陋加以憂患摧挫多病早衰無復有

所繫尤大非筆舌所可道自量綿薄決不勝堪日徯袞
衣之歸正位咼席儻辱加惠門墻之舊使得佐下風庶
少寬罪戾某夙蒙知遇不薄不敢於此時為髙上語也
某已拜書至此忽令子宣機見訪出示所賜鈞翰再拜
捧讀慰慼千萬但日來邊頭雖無甚警報而權臣輕信
妄作呼吸羣小忽遣數輩往兩淮招集雄淮一軍目前
惟恐所招不多全不揀擇淮西至踰七萬皆用効士廩
給所得多羸弱饑民不涅手面無營柵無統率已多有

散而爲盜者顒望相公開府此等事皆可隨宜處分已

一面議遣常寺丞叔度及林拱辰分隷揀汰緣日費浩

瀚已有乏興之憂事緒非止一端相公早出一日則江

淮一日受賜昨日已再有趣行之旨相公必深體上意

且有以稱孝宗知人之明於四十年之先也撥置略此

拜覆未究欲言霜寒次舍間益加保護行膺顯册

與陸待制游劄子

其故歲以謁陵之役獲扁舟造門蒙飲食教載之意甚

厚至今猶落夢寐間也拜違恰一歲周日困塵事不獲
以尺書至几格便中兩辱誨翰欽認尊謙申玩慰感亡
以借諭其伏蒙垂戒先國太夫人贈典尤荷不鄙即以
轉達毛紫微仍取誥命附來使申納敢乞賜知其憂患
餘生無復榮想偶沐誤恩留寘班行馴至叨竊己踰涯
分且時事如此自揆晚學荒拙亡毫髮裨補日夕惴懼
未知免戾之所儻眷念不替因風更有以警訓之甚深
切願望匆草稟謝所懷莫既伏祈鑒察

與黃正言劄

某拜違顏範不記歲月之流駛雖音訊曠絕而尊慕德誼炯然此心當求於形迹之外嘗蒙寵賜真帖亦失於修謝尚幸寬宏未督過耳比審側席思賢趣頒召節諒深驩慶方元惡竊弄威福之初正言抗奏逆折姦萌使曲突徙薪於是時貽禍稔惡何至此極耶益知先見之明非衆人所可企及也某晚陋亡取再玷班行久欲引去忽值主上更化擢寘中司遽叨近列控辭弗獲冒處

非據日負憂責凜若淵冰未知攸濟所幸自是親炙誨

論庶有以警策其不及少寬罪戾想必蒙矜念也匆匆

姑此布露萬一自餘悃款須面待以既